



當代影像

Perspective • The Contemporary Image

策劃引言／游本寬 | Ben YU
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專任・特聘教授

如果時下的導航系統、GPS 定位機制，急速淡化了駕駛人的傳統地圖觀，那行動網路系統或智慧手機，則是在強化人與人生活連結的同時，也常導致使用者自困於無所遁形、難得安寧的窘境。但現代人要繼續熱擁科技？好像得想一下；要勇敢的放下它們，大概也不可能。畢竟，今年日本大地震，國外友人透過「Person Finder」網站可以協尋他們在福島的親友。

環視時下單身的上班族，無論是在家自行開伙或餐餐外食，傳統食譜、網路菜單上的彩色照片不但精美無比，甚至以極豐富的影像，一步步的教你怎麼做。大街道、捷運站附近牆面上的服飾海報尺寸一年比一年大，而且其影像的色彩和畫質也比過往更清晰。至於房屋代銷公司的銷售員，則更樂於大秀個人 PDA 中的豪宅照片。起居中的影像潮，即使逢遇經濟實體不佳時，還是愈衝愈猛、居高不下，而大眾也都一向視為理所當然。人造科技，科技則塑化人的社會和環境。回首科技與人類文明的關係，時代巨輪似乎從未允許人們花太多精力去追憶過往。從前如此，身處稍縱即逝都不足以形容的數位世代，更是如此。

人、科技、影像，真誠的對話了嗎？

寶島庶民的生活隨上述部分特質，在個人向外溝通、論述形式方面正無止境的改變中。年紀稍大點的老師，雖受不了年輕學生「只有看圖時才能說話，一書寫則是錯字連篇」的現代進行式時尚，一旦面對新世代以無時差、全球橫向平移，以最大能耐快轉時間軸於影、音、色、形時，眼花撩亂、雞同鴨講，自是不足以描述眼前的一切。因而，默許：當代生活本應多彩多姿；自覺：跟不上數位化者，只得付錢請人代為處理生活中的事務；承受：優質的類比產物必和古董劃上等號。

歷史的書寫方式，正在改變中嗎？

今夏觀看《哈利波特》終結版時，或許是立體眼鏡戴起來的不怎麼自然，使得全程心裡直迴盪著：為什麼傳統的平面影像還不夠？為什麼人們願意花更多錢看 3D 電影？因為它更接近真實嗎？只是，相關產業強力行銷立體影像的背後，不也在在凸顯當代對「真實」的憂心，因而意圖藉更多的擬真影像，短暫填補心靈深淵的惶恐。可見 —



立體影像不是娛樂品，是大眾心理治療的眼藥劑

酷暑，難得有機會和家人去宜蘭明池渡小假，期間有一個登山、訪神木的養身化神活動。森林中，原本應是逃離城市、科技的賞幽途徑，卻因同行遊客不時接聽手機，硬把眼前山、雲、霧直和雙耳頻錯位。好在，年長的導遊不時以風趣（甚至帶教化）的話語，流暢的向眾人講述其林木專業。除此之外，老人家還不時指引遊客對眾神木的拍攝角度，確保人人當下輕鬆拍得影像，下山後可以憑圖有記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神木前以尚有通話餘溫的手機拍照者不在少數，感謝攝影數位化帶予大眾生活的方便——即使個人、小民的記憶，經常無意識的被集體化。近兩小時的尋木過程中，倒是有一位帶著黑框眼鏡的小學生，完全不依其左右大人旅遊照的拍攝模式，獨自把鏡頭朝著蟲蟲、葉片，甚至殘斷的枯枝，近距離、大特寫的「筆記」所需。

小朋友使用相機的自信，要人不和時下教育做聯想，難！

當晚飯後回到小木屋，耐不住網路癮而急於檢查郵件，之一是美國友人分享其八大戶人家，先分梯到攝影公司拍全家福後，再以數位軟體合成三十多人的「全家族照片」經驗。在人手一（手）機且多具拍照功能的年代，這有什麼值得一提？幾天後他又來信進一步告知：美國中部庶民家中的客廳布置，長久以來多以吊掛家庭照片為主，不似東、西

岸的大都會人家會擺飾藝術品。令人莞爾的是，攝影數位化之後，「美國鄉下人」對上述商業人像攝影反而更熱絡。美國的例子不禁令人好奇想知道：

當代台灣人的家庭照片觀又是如何？

過往，底片成像時代，傑出攝影家常能將素人文化，藉由鏡頭駐影在照片上，化某個私人的分秒，為他人的他人，所能釋讀的永恆時間。於是，好照片雖停格了，但其中的知識、情感卻流動不止。傳統攝影的魅力是否和其影像得通過暗箱、黑房有關？信者恆信吧！然而，當代的影像創作者，有幸——靜動影像媒介不分、成像速度更快、數位後製的可能性亦高；不幸——創作能量在快速消耗中，個人藝術才氣的多寡暴露無遺。數位影像當家的年代裡，或許是科技便利無止的量產「業餘、素人的專業高手」，使得千古以來身價卑微的藝術家，現反而成為一種真專業。

當代影像家是一種少數、有能力串連小美術為大藝術者。

當代影像如何觀？本輯由庶民生活、教育、專業藝術創作等面向，邀請各方達人、學者，藉〈面對家庭照的新貌：從傳統家庭相簿到臉書〉（汪曉青）；〈不可怠慢的兒童攝影教育〉（王怡婷）；〈從美術到數位影像創作〉（郭慧禪）；〈當代寶島業餘攝影怎麼玩？訪談錄〉（楊大本等六人），試圖以筆配文來敲出點聲響。